

回报者文丛

东西 / 著

时代的孤儿

S H I D A I
D E
G U E R



昆仑出版社

时代的孤儿

东西 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代的孤儿 / 东西. —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2.9

回报者文丛

ISBN 7-80040-645-8

I.时… II.东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58562号

书 名: 时代的孤儿

作 者: 东 西

责任编辑: 侯健飞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封面设计: 曾 腾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010-62183683

E-mail:jfjwybs@public.bta.net.cn

文稿排录: 北京一鼎文化公司

电脑制作: 徐晓东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50千字

印 张: 9.625

插 页: 3

印 数: 1-8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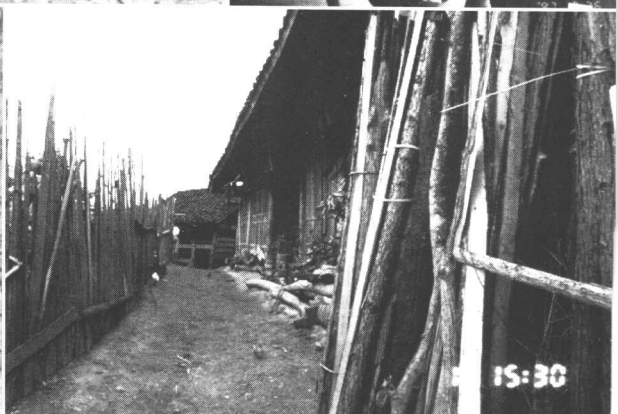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2年9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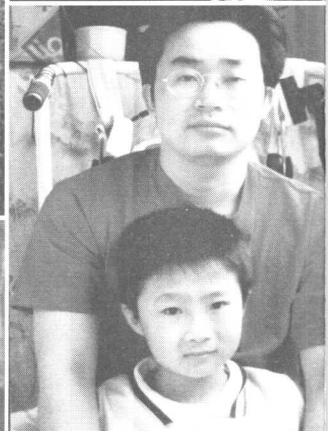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0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40-645-8/I·480

定 价: 20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

平、东西(田代琳)文学作品讨论会









关于回报者文丛

毕飞宇、鬼子和东西都不是队伍上的人，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是否有过从军的念头，但从他们的作品里，是丝毫看不到枪炮影子的。像大多数地方作家一样，三位朋友并不清楚昆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关系，我告之昆仑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副牌，是一家出版社两块招牌。鬼子就说，噢，明白了，就像鬼子不完全是鬼子，东西不完全是东西一样。

好在文学实在是没有国界和边防的，一次偶然的心灵碰撞，三位朋友就成了队伍上的作者了。

其实丛书的构想已经很早了，首选的作家不下十位，但最后产生共鸣和欣然“从军”的却不多。当然，作家都是好作家，作品也是好作品，问题也许就出在“回报者”这个提法上。

丛书的构想雏形是在世界杯决赛前的十强赛上，几位朋友一齐看球，因为中国队胜了，而且有希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，所以喝酒，吹牛，骂外国球真孙子，最后有的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这时一位球员的脸布满屏幕，是记者采访。这位球员滴着汗水，说了几句很很让人着急的套话，最后对着镜头说：作为球员，我在比赛中一直很尽力，就算是回报吧，回报球迷，回报社会。

这或许同样是一句套话，但在当时听来，球员的态度是如此谦卑，如此真诚，这对多少年来希望中国足球进步的广大球迷来说，内心着实充满感激。

那么我们的文学呢？文学需不需要“迷”，“迷”们需不需要回报？有人说，我写了，有人买，有人看，难道这不是回报吗？是的，这是一种回报，但这种回报是职业性的，缺少情感色彩。这就像有观点认为，读者固然重要，但“满足读者”首先是“出版社、报刊编辑部和出版商的商业利益和口号，也与那些仅仅为多挣些稿费而

那么我们的文学呢？文学需不需要“迷”，“迷”们需不需要回报？有人说，我写了，有人买，有人看，难道这不是回报吗？是的，这是一种回报，但这种回报是职业性的，缺少情感色彩。



于是有了这意丛书的文本形式，应该说这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，就作家本身而言，为自己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阶段性总结，并为热爱他们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了解作家成长经历和文学成就的特殊读本。

写作的作者相联系”一样，作家和读者成了简单的买卖关系。

文学存在的理由决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，古今中外无不如是。在中国，小说读者就像作家的影子，他们与作家的生活和情感是一脉相承的。久而久之，想与作家面对面交流，想真正认识作家的愿望，在青年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强烈。特别是文学青年，作家的文学启蒙、生活经历和思想根源是他们很想了解的事情。

面对面，真诚，推心置腹等等说起来容易，做到了何其难。在一些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中，认为“回报者”想法幼稚的人不在少数。所以，不讲任何版税条件、仅仅是因为一次感动而欣然“从军”的鬼子、东西和毕飞宇是让人尊敬的，他们尊重他们的读者，读者的态度决定文学存在的理由由此得以肯定。

当然，让成熟作家写三五万字的自传性文字是不难的，但让几个大男人拿出从小到大的照片印在书里，其中包括父母兄弟，也包括恋人爱人和孩子，他们都感到为难，他们说我们毕竟不是美女。最后我说服了他们，毕飞宇为此还专程重回故乡，因为，自述、有关文学经历的照片和中短篇小说是这个文本的三要素。

于是有了这套丛书的文本形式，应该说这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，就作家本身而言，为自己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阶段性总结，并为热爱他们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了解作家成长经历和文学成就的特殊读本。就读者来说，揭开作家生活的神秘面纱后，回头再读作家的处女作、成名作和反响最好的中短篇小说，感觉应该是不同的。

最后要特别感谢的是李敬泽先生，作为同行和同龄人，他为丛书做了真正无私的支持，并为此做了一篇很好的序文，他当然也不是队伍上的人，但敬泽真的是个好编辑，对当代中国文学他也有独到的见解。

这是文丛的第一辑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另外的作家朋友来“从军”，我们期待着。

编者

2002年9月



为结束，为开始

李敬泽

罗城、兴化、河池，都是很小的地方，很远，比伦敦还远，比巴黎或纽约还远。所谓“远”，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。你可能天天知道纽约的事，却从未听说过罗城。

一个人，从罗城出发，走过漫长的路，绕经南宁、北京和西安，抵达桂林。出发时他是个孩子，名叫廖润柏，在路上，他获得了新的名字：“鬼子”。同样，毕飞宇从兴化走到了南京，东西从河池走到南宁……

这是“长征”，是冒险，是身体和心灵的壮游。

当然，这也没啥了不起，中国大地上，每天都有亿万人在路上，他们心怀远志，这种日常的“长征”从深处推动着生活。

但我们此时看到的三个行者是小说家。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远比他们的前辈谦卑，他们缺乏英雄气概。但是，他们中间依然有人怀着信念：通过小说，通过想像、叙述和描写，他们将揭示某些不为人知的景观，将在人们的知觉结构中制造混乱，他们所提供的世界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有迷人的偏差。

毕飞宇、鬼子、东西就是这样的小说家，他们能够把鲜明的个人印迹写进他们笔下的世界——这是对一个小说家的最低要求，但足以把绝大多数写小说的人排除在外。在此时，键盘上飞舞的双手大多是“无名”的，你完全可以想像那样的小说是另外的某个人所写，它无气味，无“来处”，没有从个人经验分泌出的不可混淆的音色和光芒。

但这三个人的小说是有“来处”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意识到有一种秘密的本质在暗自支配小说的世界，也知道它来自那个叫东西、鬼子或毕飞宇的人，我们只是不知这秘密如何萌动、生长。

所以，我们，至少是我，有兴趣注视他们走过的路。毕竟，他

罗城、兴化、河池，都是很小的地方，很远，比伦敦还远，比巴黎或纽约还远。所谓“远”，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。你可能天天知道纽约的事，却从未听说过罗城。



这是“艰难的行走”，这也是“沿途的秘密”。也许从一开始，秘密就已经存在，罗城、兴化或河池，这些偏远之地如同磁极，指引着从这里起飞的鸟，鬼子、毕飞宇和东西领悟和服从这种指引，他们一直携带着这枚磁极，最终围绕着它改写世界。

们的“长征”不仅抵达了某个地理和社会位置，更抵达了小说和艺术，抵达了观察世界的某个独特角度。

这是“艰难的行走”，这也是“沿途的秘密”。也许从一开始，秘密就已经存在，罗城、兴化或河池，这些偏远之地如同磁极，指引着从这里起飞的鸟，鬼子、毕飞宇和东西领悟和服从这种指引，他们一直携带着这枚磁极，最终围绕着它改写世界。

——好的小说家都会偷偷挪动这个世界磁极的位置，把它放到某个偏远的、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
二

这三本书均由三部分构成：

自叙、照片、小说。

或者用另一种说法，是：

作者、影像、作品。

在我的预想中，这样的一本书将成为形式复杂的场所——

照片在书中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元素，它们有的摄于过去，记录着早已消逝的某时某地，有的是专为此书拍摄的，记下了现在，以便追溯过去。对于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，在书中大量引用影像，这几乎是一种自我嘲讽，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对“读图时代”的让步。

但和自叙相比、和小说相比，这些照片有一种奇异的忧伤和脆弱。它们被精心编排，安插在书中，营造一种现场感：这是东西幼年模样，这是毕家的旧屋……但是，我们知道，那呈现于眼前的、被摄入镜头的人与物其实已经走了，影像那么确凿，又那么空虚，它悬置在这儿，既是旁证，本身也有待证明。

于是，那个人出场了。毕飞宇、东西、鬼子各自提供了自叙。

作为作者，小说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总是暧昧、尴尬的。有的小说家，比如像钱钟书那样，断然划界，宣布人们没有必要吃了鸡蛋还要了解下蛋的鸡；这同时也是一种批评立场，认为作品的世界是自足的，将作者封闭在外。但也有的小小说家会在鸡蛋上留下种种标记，设法把人引向鸡舍，他们会暗示以至强调作品的自传性，似乎作品是一扇门，我们推开那扇门是为了接近那富于魅力的作者形象。

前者贬抑作者以肯定作品，后者则贬抑作品以抬高作者，两者



都不自然。作品不是供人食用的蛋，而是作者的一个孩子，你不能拒绝对他（它）负责，由作品到作者或者由作者到作品都是正当的解读方向。但是，小说家不应把自己想像成“明星”，他是技艺精湛的演员，他会在角色中、在作品中改变、隐匿乃至消除他自己。

——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，作品和作者之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带。当东西、毕飞宇和鬼子分析自身的经验和个性时，至少我所注意到的是他们与他们的小说之间的种种差异。是的，我知道，这三位在撰写自叙时都有一种寻求自洽性的意图，使自我与世界、自我与作品合理地相互说明。但是，他们在小说中写出的远远大于他们在自叙中说出的，这在作品和作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明显，也许，真正的“秘密”包含在这个难以测度的余数之中。

所以，这三本书的编排方式是否有趣取决于你怎么读它，如果你把它视为影像——作者——作品的统一体，这没有太大意思；如果你把它看做这三者之间既相互印证又相互反驳，既相互烘托又相互嘲讽的场所，那么我觉得这是有趣的。

三

鬼子、东西、毕飞宇都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作家，他们曾经是青年，按照中国特有的划分方法，他们现在还是“青年作家”。但是，咱们还是别再自己骗自己了吧，按常识，一个人年近四十或年过四十，那叫中年。

“中年”对小说家意味着什么？小说家也会有美人迟暮的焦虑吗？也许会。特别是这一代小说家，他们把“青春”充分地转化为最初的象征性资本，那不仅是明亮的眼睛和不知疲倦的身体，更是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性，是愤怒、狂欢、放纵，是“创世”的激情和幻觉，是垄断“未来”的信心，也是年轻书生的自我迷恋与纸上谈兵。

然而，“中年”来临了，沙场秋点兵，不出征还等什么？中年人为人夫、为人父，他不仅爱自己，他还得学会爱别人；昔日的“未来”已经来了，并且正在成为过去，他知道小说艺术的世界并非自他而始，也不是没他就不行；他也许还愤怒、还狂欢、还放纵，但他也尖锐地感受到在这一切之中横亘着坚硬的尺度：身体的尺度、艺术的尺度和对生命、生活的敬畏；他曾经陶醉于“无限”，而人是

鬼子、东西、毕飞宇都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作家，他们曾经是青年，按照中国特有的划分方法，他们现在还是“青年作家”。但是，咱们还是别再自己骗自己了吧，按常识，一个人年近四十或年过四十，那叫中年。



绝对有限的，他必须将某种可能性付诸实施……

是啊是啊，“昔日顽童今何在？”人们惆怅地、或者幸灾乐祸地问，但这世界上反正总会有顽童，对每一个拥有“青春”的小说家来说，他的选择是，坚持下去，做老顽童、老愤青，或者英勇地长大。

在一种“青春”神话中，万物都如花盛开，又如花凋谢，永远不会结出果实，这非常美，但这不是真的。人的责任就是你总得留下点儿什么，以便让新来的顽童有借口发动新的“革命”或“断裂”，让“青春”的神话生生不息，灿烂如新。

——毕飞宇、东西、鬼子已入中年。我相信，小说家的中年意味着成熟，甚至是真正的开始。毕竟，小说面对生活和灵魂，处理浩瀚深微的人类经验，它需要关于人的广博知识，也需要经过长期充分训练的头脑和技艺。

那么，这三本书也是三份纪念，为结束，为开始。

在一种“青春”神话中，万物都如花盛开，又如花凋谢，永远不会结出果实，这非常美，但这不是真的。人的责任就是你总得留下点儿什么，以便让新来的顽童有借口发动新的“革命”或“断裂”，让“青春”的神话生生不息，灿烂如新。



目 录

关于回报者文丛 / 编者 【1-2】

为结束，为开始 / 李敬泽 【1-4】

第一部分 创作与生活

这个人呀…… 【3-7】

他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自己会慢慢地变胖？

站在谷里想师专 【7-11】

我突然闻到了玉米和稻谷的芳香，山谷中的草浪，树尖上的风声……

宿 命 【11-14】

苍天有时无眼，命运也会不公，许多生命因此遭受劫难，就像一场大雨从天而降……

我是怎样上了文学这条“贼船”的？ 【14-16】

河池地处广西北部，没什么好出产的，却专门出作家，比如周钢鸣、曾敏之、聂震宁、杨克、潘琦、蓝怀昌、常剑钧、鬼子……



暮年之父【17-19】

我父亲 73 岁时的 1991 年，像一道高高的门槛横亘着。

湘西有个凤凰县【19-21】

湘西的山水草木，似乎是专为沈从文先生的那支笔而设置的。

一篇给我带来运气的小说【22-23】

在我的中篇小说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未发表之前，我一直把我的短篇小说《商品》当做自己的代表作。

哑巴说话【24-25】

他们的声音使我的耳朵一阵酥麻，身心愉悦。

小说生长的土壤【26-29】

这粒种子要破土而出，必须经过阳光雨露的滋润，需要土地给它提供营养。

川端康成之痛【29-30】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读到了关于他的童年的文章。



走出南方【31-33】

我是因为远在美国的那个小个子福克纳而喜欢上南方的。

慢慢地往上看【34-36】

刚到罗马尼亚的夜晚，天上下着毛毛细雨。

我们所有的激情【36-38】

让我们的激情得到一次很好的释放。

突然想到写诗【38-40】

只一次——

理想的女人【40-41】

对女人的幻想是男人共同的爱好。

关于爱情【42-44】

事实上的爱情就像我们的科技一样。

向往书房【44-46】

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？书房。



电纷纷【47-50】

随便打个电话问最近在忙什么？

晚生代之我见【50-52】

文学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，总是要后继有人。

小说中的魔力【53-60】

我把小说中非常规的东西统称为魔力。

朝着谷里飞奔【60-65】

这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季节。

一个“60年代”的24小时【65-66】

清晨的闹钟像虫子吱吱地叫着。

第二部分 中短篇小说

不要问我【69-122】

卫国抱着讲义夹走进教室时，学生们还以为走进来的是
一位新老师。等他站到讲台上，用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遍以
后，学生们才记起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。卫国瘦得连一阵轻